



# 故乡的麦子熟了

文/贾振锋 音/王春燕

风吹拂,左右摇摆,甚是壮观。到了六月,月光下,镰刀在磨石上,沙沙……

农民辛苦,割麦更是辛苦。麦季是农民最重要、最紧张的时节。麦季天热而多雨,而且麦子最怕雨。麦收之中还要根据土壤墒情抢种玉米、黄豆、花生、红薯等。收麦就是抢收,一个“抢”字,道出了父亲收麦的几多艰辛。

天微亮,凉风习习,鸟儿不鸣之时,父亲已下地。一耩三行,弓腰低头,左腿向前,右腿后蹬,左手抓麦秆,右手往后拉镰,身子后撤,动作循环往复,嚓嚓声中,金黄的麦子应声而倒。一会,身后就是一溜麦子。

晌午时分,阳光烤人,父亲的汗水点点滴滴,坠落在干燥的麦田里。一天下来,父亲已是腰酸背痛,有时腰酸背痛仍旧坚持割麦,胳膊上被麦芒刺得肿而痒,手指甲处也是倒刺满满。收获的喜悦,渐渐湮没在劳累的苦恼中。

这是从小耳濡目染的场景,最怕的就是割麦,暗暗下决定努力读书跳出“农

门”,单纯地为了不再割麦。后来长大了,我每年麦季都会坚持回家,尽己所能帮助父亲分担一点。但父亲总是说:“这点麦子,还不够我一个人收的,你就再掺和了。”

父爱如山,伟岸神秘,挺拔倔强。从小到大,父亲就像是一座高山一样巍峨雄壮。作为家庭的脊梁、顶梁柱,父亲一直用坚强的臂膀为我们遮风挡雨。

于是乎,麦子在父亲那把破旧镰刀的召唤声里,安然倒下,像悲壮的英雄那样,黑着脸,不说话。再后来,父亲也和他挚爱的麦子一般,倒下了……不等时节,没有过多的言语,只留下一个悠长的身影和一段深深的思念。

又是一年麦季,在这样一个被烤焦的午后,我握着父亲用过的镰刀,带着他的遗愿,走向了这片深沉的麦田。伴随着熟悉而又陌生的嚓嚓声,我的泪水湿润了眼眶,与汗水一道落在麦子上。

此时此刻,我真读懂了故乡、读懂了麦子、读懂了父亲。(陕钢汉钢公司)

# 父亲树

余德水

家门口有一棵树。自从我有记忆,它就由苗到枝,由茶盖粗细长到参天大树,父亲时常用手和目光丈量,比划树成材的样子。我的记忆中一边是父亲,一边是执拗的树,在门口守望着我。

村里人保留几分迷信,认为家门有树,就是蒙荫家族的吉兆,于是在童年伙伴面前,门口的大树也成为自己一点炫耀资本,并从大树敬畏的角度,认为它就是自己的擎天柱。那时最喜欢在树荫下嬉闹,在树干上刻下自己的身高,有时倚靠树的怀抱恬然午睡,有时会淘气爬上树巡视,将此树视为自己的领地,拒绝其他小伙伴加入,甚至连虫鸟都要从视线内赶走,然后倚在最粗的枝上眺望远方。那份安逸只有在父亲的肩膀上,才同样感受过。

再往后的日子,树依旧为我遮风挡雨,我们就这么互相习惯着。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发现因为光照和地形的原因,树干其实早已微微弯了,不复记忆里的飒爽姿态,变得有些丑陋。我也逐渐长大,放弃了围着大树取乐,对树下玩闹的孩子也多些“鄙视”,就这么否定着昨天的自己,且因为这棵树,家务活中多了一项打扫落叶的工作。有时也因一点小事,反感生恨,就像父亲无处不在的古板一般让人抱怨。不过说实话,我虽然心中愤懑,却从没想过有一天它就突然消失了。

我长大后离开村子,在外乡读书,很奇怪,离家远了反而对家的印象深了,多少次梦回那片熟悉的树荫。可惜放假回来熟悉的家门已变样,村里这些年月发展很快,以往的路将被水泥道路代替。而大树就在街道边上,老树根有些都拱出了地面阻碍交通。父亲接受建议,伐去了大树,只剩下树墩。看着眼前的树墩,我哭了,因为自己终于失去了一个拥抱,失去了一个世界。

而迎接的父亲看着我,拍打树墩说:“来,孩子,坐在这里休息一会吧。”他开心的笑容挤着皱纹,就像一棵老树一般。(黄陵矿业公司)

# 农忙时节

美国风

美国风

今年风调雨顺,家里油菜长势良好,王晓鹏6月初就打电话高兴地告诉家人,中旬请假回家收割,可这几天他工作的采掘面冲击地压明显,身为班组的中坚力量,他不得不把重担压在工友身上,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他也不忍心把繁重的体力活推给年迈的父母和瘦弱的妻子,想来想去,放下哪一个都不合适,这烦恼堵在胸口真难受。

回到宿舍,他随手拿起一本书,躺在床上,随意地翻着,但思绪穿过重重山峦回到了温馨的家里。他仿佛看到金黄的油菜地里,年迈的父母弓着身躯忙碌的身影,蜿蜒的山路上,妻子将一个捆扎好的油菜一捆捆扛到车上,汗水顺着脸颊不停地流淌……王晓鹏眼睛湿润了,家人太不容易了,可这边正是安全形势紧张时期,怎么张口给队长请假啊!咚咚咚……一阵敲门声将王晓鹏的思绪拉回现实,区队党支部书记大王笑呵呵地走进来说:“晓鹏,这几天是不是遇到什么烦心事,怎么看你愁眉苦脸的?”看到大王书记,王晓鹏急忙起身让座、找杯子倒水。大王书记说:“别忙活,看你今天情绪不对,连下午饭也没吃,我在餐厅给咱俩订了外卖,一会就到,这会咱们聊聊,有事说出来,咱们一起解决,别把烦恼带到工作中,出事故后悔可来不及了。”

看到大王书记和蔼可亲的面容,王晓鹏竹筒倒豆子般将心中的烦恼一股脑儿说了出来。听完他的倾诉,大王书记笑着说:“这个问题我来解决,明天你先别下井,一会我跟你沟通一下,重新把人员调整一下,尽快给你放假。”说话间,工友刘强提着饭走进来说:“在电梯里碰到外卖小哥,听说门牌号,我就代劳了,快趁热吃吧。”大王书记惊讶地说:“你假期不是还有三天呢,怎么提前回来了?”刘强说:“我在咱队上的QQ群里看到这几天工作任务重,人手紧,晓鹏家是农村的,又是家里的顶梁柱,农忙时节他不在家,家人肯定忙不过来,考虑到晓鹏的性格肯定不好意思张口请假,担心他心不在焉,工作上出乱子,我家最近没什么事,来顶班。”大王书记拍拍刘强的肩膀,微笑着点点头。王晓鹏想微笑着跟工友们道声谢谢,但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他急忙端起香喷喷的饭,往嘴里扒拉了几大口来掩饰。(彬长矿业公司小庄矿)

# 擎着蒲公英去流浪

张凡

也许,该擎着一支蒲公英去流浪,看那些绵柔的花朵在身旁穿梭。听他们讲那些飞鸟如何迁徙,那些瑰丽的天边怎样夺目,说他们如何攒聚一颗颗水汽,变成乌云,将雨水洒向大地。

也许,该擎着一支蒲公英去流浪,停在一棵树上,看他粗犷的纹路,看他细腻地生长,听他说古老年轻中一圈圈悠长的故事。哪个草儿穿破了石头,哪朵花儿迷醉了蝴蝶,哪一年自己拼了命抵抗风雨,可还是折了枝叶。

也许,该擎着一支蒲公英去流浪,坐在河边,看他流淌着的时间,小花水挤挤攘攘去玩耍,石头艰难地挪着脚步回家,鱼呀、虾呀,跟在时间后面长大。

也许,该擎着一支蒲公英去流浪,大风吹过,蒲公英散成朵朵繁花,哈!我就这样落在芳草绿上,谁都没有发现我,悄悄地看他们在大树下纳凉,在河水旁濯洗,在烟火气中欢笑着吃饭。我就躺在那片金黄中,看天上风卷云舒,等着有人喊我吃饭,我知道妈妈一定惦记着这个流浪的孩子。(黄陵矿业公司)

着眼睛。麦子,把电一般的目光齐刷刷地射向苍穹卷起的衣角。

那里,一个夏天已经开始泛黄。那里,一个老人早已刻下丰碑。

故乡的农作物以小麦为主,一日三餐自然离不开麦子磨成的面粉,面条、馒头、烙馍、油馍头等等。秋末时节,麦子种在大地的土壤里,踏实而有生机,发芽、长高。麦子在春季抽穗,整个田野被麦穗覆盖,东



夏日芙蓉湖

廖丹 摄 (物资集团公司)

# 诗品端午

马姣



扫一扫听音频

每一个节日背后都有美丽的传说,关于众多端午节的传说,最为人所熟知的莫过于三闾大夫屈原。公元278年,楚国的都城被秦兵攻破,屈原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打击,眼看国破之难,却又无法施展自己的力量,他忧心如焚,在极端失望和痛苦中,诗人来到了长江东边的汨罗江,于五月初五抱石自沉。

这位“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的伟大诗人,这位“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的楚国贵族,这位“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的劝谏达人,用实际行动捍卫尊严。他自尽的举动令人唏嘘不已,当时的人们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开始自发举行纪念活动。到宋代,朝廷追封屈原为忠烈公,并下诏将五月初五定为端午节,諭令各地官府组织纪念诸如赛龙舟之类的活动。因为屈原在诗词上的伟大成就,端午节也被称为诗

人节,历代文人墨客争相吟咏诗词,怀念屈原,抒发己志,描绘当时的风土人情。宋代大文豪苏轼有一首词《浣溪沙·端午》,其中有这么几句:“轻汗微微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流香涨腻满晴川。”古人以五月初五为恶日,便想通过各种方法来驱邪,因此在此日,插菖蒲、艾叶以驱鬼,薰苍术、白芷和喝雄黄酒以避邪疫,保佑平安。苏轼词中描绘的便是以兰汤沐浴的端午节旧俗,用来洗涤污秽,驱散恶日带来的厄运。我依稀记得小时候,端午节那天妈妈拿出大木桶,里面盛满温水,将我们放进去狠狠的揉搓一顿,非要擦得白里透红才罢手。

到了清朝,关于端午的诗歌带有了明显的讽刺意味,多有不平则鸣的意思。李静山可以当做这类讽刺现实的代表,他的《节令门·端阳》中写道:“樱桃桑椹与蒲蒲,更买雄黄酒一壶。门外高悬黄纸帖,却疑账主怕灵符。”端午节了,一家人准备吃喝物品妥当,更是买了雄黄酒准备一醉方休,这时候看见门外高高悬挂着黄纸帖,幻想债主害怕灵符不敢进门要账。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矛盾突出,整个封建帝国风雨摇摆,普通民众饥寒交迫,借端午节的噱头抒发自身对社会的思考,反映一定的人生困境,成了当时诗歌的主流,继承了中国以诗言志的传统。

到了2010年6月16日,别有用心湖北秭归端午节盛大开幕,著名乡愁诗人余光中应邀参加,赋诗一首《秭归祭屈原》,全诗充满对祖国的深情怀念,以一个异乡流浪人的身份,从屈原高洁的品格、永不屈服的精神入手,兼论韩愈、苏轼的放诞,张骞、玄奘的探险,表达着一个老人对回归祖国怀抱的期望。“如你,我也曾少壮便去国/《乡愁》虽短,其愁不短于《离骚》/你阻于江湖满地,我阻于海峡中分/你顺流而下,如江水不回头/我又何幸,少壮出三峡,还金陵/浮槎渡海,临老竟回头/回头竟有岸,溯你的泪痕斑斑”读来句句深情,字字含泪,一位老人站在海峡翘望祖国,怀念故土的形象跃然纸上。(神木煤化工电化公司)

口的沙瓤西红柿、味正香脆的黄瓜等都是现在再也吃不到的味道。

家里的杏具体是什么品种我已记不大清楚了,只知道它未成熟时是微甜的,等到变黄,变红成熟反倒带了些许酸味,而且越红越酸,很是奇怪。但因为家人都不太喜欢,所以家里的杏子基本装进了我的肚子,如此一想,当时真该感谢这颗品种怪异的杏树。奶奶常说:“桃子养人,杏子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因此家人一次只允许我们吃3到5个杏,再多就不给了。可嘴馋的我总是认为家人在危言耸听,所以总是趁家人午睡时,悄悄潜入果园,偷摘一些过瘾。一次、二次、三次,时间长了,伸手能够到杏子的地方全被我搜刮得干干净净,于是抱着树干晃,抬脚用力踩,甚至找根棍子打,反正是想法设法也要吃到。捡起掉落在树下草丛中的杏,来不及擦拭便直接咬一口,汁多肉厚,香甜可口,两三口便只剩下圆润的杏核。有时候不注意,黄色的果汁就顺着嘴角滴在了衣服上,留下了许多没法掩盖的偷吃证据。直到有一

次,因为吃得过量,晚上上吐下泻,最后竟引起了高烧,搞得家人大晚上还要送我去村卫生所打点滴,爸爸生气要将杏树砍了,看着家人焦急担心的模样,我第一次觉得杏子好像也没有那么好吃。那次病好之后,我渐渐地不再那么喜欢吃杏子了,相反迷恋上了吃杏仁。可能是因为杏仁越嚼越醇香,也可能是杏仁没有那么伤身体。见我如此,妈妈便去地里,把把鸟啄烂的、晒伤的、有虫的坏杏全部捡回家,然后掰开把核掏出来,再冲洗干净,然后用榔头砸开。砸核是个技术活,有时候用力过大,杏核被砸碎,妈妈便自己捡起杏仁来,挑出里面夹杂的杏仁,倒进嘴里,给我的永远是一颗完整的、饱满的杏仁。有时候因为杏核沾水在砸的时候总是会滑溜,所以经常是一边砸核,一边

# 芒种

李永刚

这个节气 浸透着阳光与汗水 对麦子思念的长短 就是这座城与故乡之间的距离 每年这个时节 遥远的麦子 都会伴随这个节气的到来 在我的心里金黄成一片炎热 一脸欢喜 一身劳累 一抹希冀 那一刻 黄灿灿齐刷刷的麦子 便近在眼前 这个时候 城市会退居身后 变得异常渺小 小成一颗麦粒

夏虫唧唧 夏风习习 这一切轻而易举地构成 劳累过后 如醉如痴的轻松和惬意

收割 拉运 摊场 碾打 翻场 起场 扬场 这些劳作的场景 永远不会别离 依旧在芒种的指引下 保持着应有的诚实 年年岁岁在解读着劳动的含义 贯穿其中的每一滴汗水 都是一颗颗饱满的麦粒 在烈日炎炎的日子 这一切不断升华为 幸福快乐的时光 无与伦比

芒种真的好忙啊 有多少劳累 已被丢失和遗弃 有多少快乐 已被遗忘和逃离 一穗麦子 就是一串汗水 一粒麦子 曾经也是一颗泪滴 只有深爱土地的人 对芒种 才如此敏感 而又满怀敬意 (陕煤机关)

# 杏之味

张静云



找核,有一次被大姑父瞧见了,他便找来一个板砖,在横面上凿一个杏核大小的洞,将杏核卡在洞里,既防止了杏核,还防止因为力道不均而把杏核杂碎,可谓是一举两得,也让我对这个能说会道、孝老爱亲的大姑父刮目相看。就这样,杏树和我们兄妹三人在一一年年长大,爷爷奶奶却因生病相继过世,父母也去城里帮哥哥带孩子,家里不得已便把三亩苹果园全部挖掉,包括那棵承载着童年欢乐的杏树,曾经的菜园也已杂草丛生。(陕煤公司)